例外反切的研究

龍宇純

(甲) 引言
(乙) 上字與下字的相互影響
一、憑下字定聲母
二、憑上字定韻母等第洪細
三、憑上字定韻母開合
或上字與所切字雙聲疊韻而以下字改調
(丙) 字母之間的混用
一、從與邪
二、床三與禪三
三、喻三與匣
四、喻四與定
(丁) 孳乳反切
(戊) 結語

(甲) 引言

對於反切的結構最早而有極清晰的說明的，當推陳澧的切韻考。他在卷一論廣韻之反切說：

> 切語之法，以二字爲一字之音。上字與所切之字雙聲，下字與所切之字疊韻。上字定其清濁，下字定其平上去入。

這是正確的對於反切的瞭解，當然便是反切本身所顯示的。如果用現代的術語說得更清楚些卽是：反切以二字定一字之音，上字定所切字的聲母，下字定所切字的韻母和聲調。聲母的發音部位和方式，上字必須完全相同。韻母的介音、元音和韻尾及聲調的平上去入，下字亦必須絕對相合。

但這只是就一般反切而言，或者可以說上述只是反切的一般原則（案這話仍有問題，參結語。），其間非無例外。等韻書中所載的許多門法，除音和一項，多係爲例外反切所設。由此可以想見例外反切情形的複雜，而且也一定是佔相當份量的。

我於四十九年秋至五十一年夏從事唐寫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註一)校箋工作，發現各韻書中不少這類的反切(註二)。大抵自切韻至廣韻，時代愈早而此類反切亦愈多。集韻一書雖然晚出，因爲它收集了許多前代字書、韻書和經傳注釋中的音切，材料亦便顯得特別豐富。這些反切有許多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譬如有人說它們「切韻之疏」、「用字偶疏」(註三)，有人說它們是「糊塗反切」(註四)。但是在我看來這只是反切本身結構到底是什麼的問題。反切的創造者既沒有預先爲此下一定義，清楚說明上下二字的作用，後人的了解便難免沒有問題。事實上所謂例外反切，如果能換一個方式去看，它們的音值與例內者固無絲毫差異。現在將我所見到的材料分類說明如下。但必須聲明，這些材料主要便是全王，其他韻書、字書等差不多都只是因爲校箋全王時接觸及之，並不曾專意收集；集韻方面不少是平日翻檢所得，相信其中還有不少好的材料，一時却不易完全輯出。至於全王方面，如果我沒有什麼疏忽，應該盡在於此了。

（乙） 上字與下字的相互影響

據一般反切的顯示，上下字的功用是絕對的：上字管聲母，也只管聲母(註五)；下字管韻母及聲調，也只管韻母及聲調。但有不少的反切，上下字相互影響：有時只看上字並不能確知其屬於何母，只看下字亦不能確知其屬於何韻或其洪細開合如何；必須同時參考下字或上字才能肯定。請分別討論。

一、憑下字定聲母

所謂憑下字定聲母，這意思並不甚新鮮；等韻門法中的類隔門和精照互用門等說的便是這點。我在此所以舊調重彈而又換一個新的標題，只是覺得舊的還有補充說明的必要；有新增的而其性質與舊的有其一貫之處；不如統一起來，爲能提綱挈領。

劉鑑經史正音切韻指南所載門法玉鑰匙有類隔門，其說曰：

(註一) 此書於三十六年發現，爲故宮博物院所藏。廣韻以前韻書之完好者僅此一種，簡稱全王。

(註二) 就在同時，內子杜其容女士爲毛詩經典釋文音切疏證，也有一些發現。

(註三) 前者見陳澧切韻考，後者見羅常培漢語音韻學導論。

(註四) 見陸志韋古反切是怎樣構造的，中國語文一九六三年第5期。

(註五) 見上引陸文。

類隔者，謂端等一四爲切，韻逢二三，便切知等。知等二三爲切，韻逢一四，却切端等。爲種類隔阻而音不和也，故曰類隔。如都江切椿、徒減切湛字之類是也。

因爲上古無舌上音，端知本是一個，後來演變成兩類聲母，而反切中遺留了端知不分的痕跡，此所以有類隔門之創立。然而其舉例只限於「端等一四爲切，韻逢二三便切知等」的一類，通常所見到的也只屬於此類，所以同蘇師在其等韻門法通釋(註一)中說：

把所有的「類隔」例子看一過，就會發現我們只要"端等一四爲切，韻逢二三便切知等字"這兩句就够了。因爲這底下的"知等二三爲切，韻逢一四便切端等字"兩句非但無此事實，而且是要發生問題的。門法上所謂四等通常都是指韻圖上的第四等，而非眞正的四等韻，那麼「窠切」說：「知等第三爲切，韻逢精等影喻第四，並切第三。」豈不與此相反？「爹」字「陟邪切」便是一個好例證。

但是在理論上是應該有「知等二三爲切，韻逢一四便切端等」之一類的，而事實上反切中確乎有這一類例子。如：

一、全王魚韻直魚反涂字下云：「水名，在堂邑。又直胡反，水名，在建寧。」而模韻度都反涂字下云：「水名，在益州。又直魚反。」二韻互注，魚韻的「又直胡反」卽模韻的「度都反」。

二、全王魂韻徒渾反啍字下云：「口氣，又勑孫反。」同韻他昆反啍字下云：「口氣，又徒孫反。」二者爲互注，勑孫卽他昆。

三、集韻齊韻末隄（又作堤）字下云：「直兮切，防也。春秋傳弃諸隄下沈文何讀。」案左傳襄公二十六年釋文云：「徐丁兮反，沈直兮反。」韻書隄字見齊韻端定兩紐(集韻同)，是直兮切卽定母之音，集韻不能了解而已。

四、漢書地理志遼東郡沓氏下顏注引應劭云：「沓，水也。音長答反。」各韻書沓字讀合韻定母，而集韻達合切下注云遼東有沓縣，是長答卽達合。

顯然玉鈐匙這兩句話仍是必須保留的(當然玉鈐匙的作者未必見到了這類的例子。)；

(註一) 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四本。

儘管它與窠切在意義上發生混淆，那自然是另一回事。

又「門法玉鑰匙」解釋「精照互用門」說：

> 精照互用者，謂但是精等字爲切，韻逢諸母第二，只切照一字(註一)。照等第一爲切，韻逢諸母第一，却切精一字。故曰精照互用。如士垢切鯫字，則減切斬字之類是也。

所謂精照互用，謂精母與照母二等的交互使用。這是因爲齒頭音精清從心邪與二等正齒音照穿床審禪在上古同屬一類，所以反切中保留了一些精切照二或照二切精的特例。然而在早期反切中也有一些精與照三或照二與照三混亂的例子。

一、全王談韻笘字下云：「倉甘反，竹箠，又都頰反。」而怗韻丁篋反笘下云：「竹箠，又充甘反。」二韻互注。然倉屬清一，充屬穿三；充甘反以穿三切清一。

二、集韻覃韻徂含切撏字下云：方言衞魯揚徐荆衡之郊謂取曰撏。根據集韻的通例，凡言博雅者其音本之曹憲，凡言方言者其音卽從郭璞。然郭氏方言注撏字音常含反。廣韻音昨含切，廣雅曹憲音才含反，可見郭氏的常含反等於諸家的從母讀音。禪母自然是與邪母相當的，但是因爲一等韻例無邪母，邪母卽同於從母（詳下文丙一），所以禪三便等於從一。

三、集韻談韻末增籤字音市甘切。談韻屬一等，例不得有禪母。其字又見覃韻徂含切下。除下字不同韻之外(註二)，市和徂的歧異與上例正同。又集韻覃韻末增顃字，注云：「常含切，類顃俯首貌。」雖然其徂含切無此字，由於類顃爲叠韻詞，類字音盧含切屬一等，有理由相信顃也是一等字，其音常含切與方言撏字音同。

四、切三(註三)、全王宵韻余招反軺下云又似焦切(註四)，各韻書宵韻及其上去

(註一) 正音憂切門註云：照等第一卽四等中第二。

(註二) 覃與談雖不同韻，其間出入容或不免。集韻緂字一音充甘切，一音充含切，卽其例。又集韻合盍二韻收字與一般韻書錯見者甚多，覃與談的關係正同合盍。

(註三) 見十韻彙編。

(註四) 全王似誤爲以。

聲各韻無邪母字，全王字又見市招反下；而廣韻餘昭切軺下不云有邪母一讀，而注云又音韶，市昭切下云又音遙，亦不及邪母之音，可知切三、全王「又似焦反」與「市招反」之音相當。

五、全王清韻市征反盛下云又似逕反。逕字屬四等徑韻（全王徑韻無逕字，王二、唐韻收，與徑同音，而集韻逕徑同字。），徑韻各書無此字。字見三等勁韻，音承政反。全王逕當是勁之誤，而似字與禪同。廣韻清韻同紐云又時正切，是其證。

六、集韻帖韻末增挾蹀二字，音尸牒切。尸字屬審三，而帖是四等韻，不得「音和」。然而儘管挾字未能發現與此相關之音和切，蹀字又見於同韻悉協切下，可知尸字以審三切心四。

除此之外，也有照三與照二接觸的。例如洽韻箑字小韻全王、王一(註一)、王二(註二)，唐韻、廣韻並音士洽反（切），而集韻音實洽切(註三)。洽韻屬二等，不得有床三，當以實字切床二。又全王緝韻阻立反戢下云「俗呼之洽反」，洽韻亦不得有照三，疑以之字切照二。集韻洽韻字正見側洽切。關於這類現象的解釋，顏氏家訓音辭篇「字林音伸爲辛」周祖謨說(註四)：

> 伸切韻音書鄰反，辛息鄰反，伸爲審母三等，辛爲心母，審心同爲摩擦音，故方言中心審往往相亂。字林音伸爲辛，是審母讀爲心母矣。此與漢人讀蜀爲叟相似。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五翻切古今不同條，釋此文謂古無心審之別，非是。蓋此僅爲方言之歧異，非古音心審卽爲一類也。

要說心審古無分別，必須能說明後來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分別爲二，這點我們目前似乎還不能指明。暫時我採取周氏的看法。集韻旨韻末有氵水字，注云：「之誄切，閩人謂水曰氵水。」現在閩南話水字的讀音爲“tsui”，似乎便是很好的說明。另外鼬字爾雅釋

(註一) 見十韻彙編。

(註二) 見十韻彙編。

(註三) 各韻書並以箑爲首字，而集韻首字爲萐，爲各書所無，則集韻此處非承襲上列諸書，因不得云實爲士之譌誤。

(註四) 見周子範師顏氏家訓彙注引。

文云郭音雀，而字林音灼，前者將略切，後者之藥切，可與音伸爲辛合看，亦似乎字林作者呂忱是不分精照的。但同龢師上古音韻表稿中討論照三系和精系字的諧聲行爲說：

> 從音理方面講，舌面音就說是塞音的話，總難免帶一些塞擦音的色彩。由這一層關係，照三系字可以較多與精系接觸，不是很自然的嗎？

如果我們說：也正因爲這一層關係，所以反切中往往精系與照三或照三與照二互用，自然也便可以。所以說以爲方音之故亦不是絕對的解釋。不過這類現象似乎不甚爲學者留意。譬如同龢師在上古音韻表稿中說：

> 反切中倒是有不少正齒音跟齒頭音借用的例。可是實際上那些正齒音只完全是照二系字，却沒有一個是屬於照三系的。

所以我特地將它們表而出之。

二、憑上字定韻母等第洪細

在等韻門法中，有好幾門是爲反切上下字另一些不調和現象而設立的，如「寄韻憑切」、「日寄憑切」和「就形」。其名稱雖不相同，實際上都是說有時反切下字所代表的韻母，其等第洪細要憑上字來決定。簡單說便是「憑上字定韻母等第洪細」。不過也許由於所接觸的此類反切太少，不足以啓發門法作者從中得出一個共同的抽象概念，而只知就各別情形創立名目。但此抽象概念的有無，影響於對例外反切的解釋的幅員却極大。讓我們先了解上述「寄韻憑切」和「日寄憑切」二門法的內容。（「就形」一門因行文的方便稍後再談。）

門法玉鑰匙說：

> 寄韻憑切者，謂照等第二(註一)爲切，韻逢一四並切照二。言雖寄於別韻，只憑爲切之等也，故曰寄韻憑切。如昌來切犨字，昌紿切莌字之類是也。

所謂昌來切犨字、昌紿切莌字，一見廣韻哈韻(註二)，一見廣韻海韻(註三)。昌字屬穿母，例只見於三等韻，而哈海爲一等韻，這兩個反切顯然不是「音和」。門法作者根

(註一) 照等第二，卽四等第三。

(註二) 廣韻以前韻書如切三、全王、王一、王二哈韻雖無犨字，然豪韻吐高反下並云又昌來反，與廣韻正合(全王昌字誤高)。

(註三) 切三、王二音昌待反，全王音昌殆反，並與廣韻合。

據韻圖牀莊二字排在穿三，所以創立了這個門法。後來釋眞空的「直指玉鑰匙門法」又指出「成携切栘字」(註一)一例，以爲栘字雖屬齊韻，實際上應該憑切確定其爲三等禪母字。

門法玉鑰匙說「日寄憑切」云：

> 日寄憑切者，謂日母下第三爲切，韻逢一二四並切第三，故曰日寄憑切。如汝來切蕊字、儒華切捼字、如延切然字之類也。

「如延切然字」延字韻圖雖見四等，其實屬於三等韻，仍是音和切，這可以說是等韻門法之失，且不去理會(註二)。「汝來切蕊」和「儒華切捼」汝儒並屬日母，日母例只見於三等韻，而來字屬一等咍韻，華字屬麻韻二等，所以門法說蕊和捼應憑上字定其等第，卽二者仍是三等字(註三)。通常所見還有「如亥切疥」和「人兮切鼷」(註四)屬於此類。

在我所接觸到的反切中，還有相當多的這類情形。如廣韻、集韻敢韻涺字音賞敢切，賄韻髽字音陟賄切(註五)，集韻覃韻緂字音充含切，又談韻緂字音充甘切，盍韻譮字音章盍切，全王馬韻韃字音車下反：與犗莊同例。廣韻、集韻髽字音而轄切，集韻談韻蚺字音汝甘切，銜韻頷字音而銜切：與蕊捼同例（以上諸例差不多下文還會討論到，於此不贅。）。此外還可以舉出另一些例：

一、王二歌韻茄字音巨(註六)羅反。然羣母例不出現於一二四等韻。而羅字屬一等。廣韻此字作茄，音求迦切；其同紐伽字全王亦音求迦反；切三云「無反語，噱之平聲」；都證明茄伽等字屬於三等，王二羅字只是借用。

二、全王線韻衍字音餘見反，又以淺反。字又見獮韻以淺反，亦云又餘見反。依一般原則，餘見反讀音實在不倫不類。因爲線韻屬三等，而見是四等霰

(註一) 廣韻齊韻栘字音成鼷反(鼷字音人兮切，自成一類)，切三音成栖反，全王音成西反。

(註二) 說參同龢師等韻門法通釋。

(註三) 捼字集韻音儒邪切正可見捼字屬三等。

(註四) 前者見廣韻海韻，後者見廣韻齊韻。

(註五) 髽與端紐對立，疑是祭韻上聲字，與犗莊同韻母。明郙光祖切韻指掌圖檢例以爲類隔，音同朏，不然。

(註六) 巨字原誤作臣。

韻字。然而餘見反既兩處相同，見字決不得是誤字。要解釋便得說，因爲喻母只見於第三等，所以衍仍是三等字。與此相同者：全王、王一豔韻以贍反炎字下云又于淹反，鹽韻于廉反炎字下云又餘念反（後者切三、王二同），二韻互注。然念字屬四等椮韻，亦當以餘字屬喻母切炎字第三等。此外還有廣韻、集韻海韻佁字音夷在切，廣韻海韻腴字音與改切(註一)，集韻咍韻頤字音曳來切，賄韻阢字音俞罪切，談韻砧字音與甘切，咸韻砧字音弋咸切（此諸例下文多還有討論），並以喻母定下字爲第三等。

三、全王仙韻似宣反鏇字下云又囚絹反，線韻辝選反鏇下云又囚玄反。二韻互注，而玄是四等先韻字。但是邪母亦例只見於第三等，所以囚玄反仍切三等。與此相同者，全王馬韻灺字音徐雅反；參考切三、王一、廣韻音徐野反（切），可知雅字雖屬二等，仍憑徐字切爲第三。

上來所舉諸例，從各別的詳細論述中，可以知道其實非屬三等音不可。更從理論上說，這些反切的上字不出於羣、喻、日、邪和照三系。照三系只見於三等韻固不必說，卽羣、喻、日、邪四母亦只出現於三等韻。卽是說凡是這些聲母之後都一定有三等介音。也卽是說，只要反切上字屬於這些字母，其所切之字韻母帶三等介音已經是固定的；所以只要其下字屬於關係密切的韻(譬如早期韻圖同轉者)，不論其爲一、二、四等，都切三等。所以理論上，說上述諸例「憑上字定韻母等第洪細」又是毫無問題的。這些例子情形的簡單，就好像切三、全王、王二庚韻生字音所京反，切三、全王、廣韻梗韻省字音所景反（切），全王、王二、廣韻(敬)映韻瀷字音楚敬反(切)及切三、全王、王二、唐韻、廣韻陌韻柵字音惻（測）戟反（切）又索字音所（山）戟反（切），下字雖並屬三等，因爲上字屬照二而毫無疑問都是二等字。

然而我所以要揭櫫「憑上字定韻母等第洪細」的觀念，不在於將等韻門法「寄韻憑切」和「日寄憑切」統一起來；也不在於替它們補充一些例子，或甚而至於擴大一些舉出上述羣、喻、邪諸母之例。因爲所有這些例子在理論上是如此簡單明瞭，沒有絲毫可疑可怪之處，應該是大家都可以認識的。我主要的意思實在是爲了另一些反

(註一) 與改切應與夷在切同音，爲新增字。集韻與字併入影母倚亥切，未詳孰是。

切，因爲它們都不那麼簡單，假如我們不能深植此觀念於心，在瞭解上有時便不免依違失據，有時甚至要發生誤會，或懷疑某些地方有了錯誤。

當然我所說的「憑上字定韻母」並不是如此狹隘，只限於獨見於三等韻的字母、或韻圖上始終排列在二等的照二才有此現象，才適用此一觀念。實際上四等俱全的字母亦有此現象，亦適用此一觀念。釋眞空的直指玉鑰匙門法有「就形」一門，卽是解釋此種現象之一的，它說：

> 就形者，謂見溪羣疑幫滂並明非敷奉微曉匣影喻此一十六母字第三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一，宜切出第一等字。今詳前後俱無，却切第三。故曰：開合果然無有字，就形必取第三函。如巨寒切犍字、無鉢切嚩字，無感切鍼字，許戈切靴字之類是也。

前三例同稣師說不可靠(註一)，可以不管。許戈切靴字見於廣韻戈韻，同稣師等韻門法通釋說：

> 依反切通例，曉母的許字不與一等韻字相切，而此處戈字却是一等字。在現代方言裏，靴字總是讀同三等音的。所以許戈切的戈無疑是借用，而與實際不合的。韻圖既以靴入三等，就跟他的反切下字「戈」得不到「音和」的關係。

靴是三等字，我們可由陸氏切韻得知。切三云無反語，全王、王一云陸無反語：當然是因爲切韻歌韻三等合口除鞾字(註二)而外沒有可供作切語下字的。問題是許戈切何以能確定爲三等音？因爲曉母是四等俱全的。雖然其反切上字也大致可以分爲呼與許兩類(註三)，實在並無十分明確的界限。陳澧的切韻考並沒有如此劃分便是這個道理。同稣師說：「依反切通例，曉母的許字不與一等韻字相切。」靴字屬於第三等，似乎可以如此消極的確定。但我仍以爲不若積極的說：許字屬於三等魚韻，其聲母後有介音「j」，所以決定了靴字屬於第三等。這是在進入討論另一些反切之前所當認識之一點。簡單說來：字母四等俱全(註四)者亦有「憑上字定韻母等第洪細」的特例，其韻母

(註一) 見等韻門法通釋。

(註二) 鞾靴同字。

(註三) 曾運乾所分。

(註四) 輕重脣八母，只算四個。

之等第洪細卽憑上字所在之等。

還有一點也是應該先了解的。前文說鑄、莖、栘、疥等齊、哈韻字實際上是三等音，那是因爲同等字太少，不足以另立一韻(註一)，有的甚至連反切下字也不可得，於是不得已而或寄一等哈，或寄四等齊。同龢師說它們是祭韻的平上聲也便是這個道理。然而有許多反切却並不在此「不得已」的情況之下。同龢師在解釋「就形」門時舉出「馮貢切鳳」一例卽可助此了解。「馮貢切鳳」自陸氏切韻以來如此，無一例外；然鳳是三等字而貢字屬一等。送韻有很多三等小韻，如諷、夢、賜、中、仲等皆是，不是無下字可用；然而自切韻至廣韻沒有人覺得這個反切有什麼不妥之處，其中必不會是沒有道理的。而正好馮字屬於第三等，可以解釋此現象，此決不能視爲偶合。另外一個更有趣味的例也先在此說明。切二(註二)、全王、王二、五刋(註三)冬韻恭字音駒冬(註四)反。廣韻恭字收鍾韻，音九容切，並且批評陸氏之失說曰：「陸以恭、蜙、縱(註五)等入冬韻，非也。」案：恭字在冬韻與攻字對立，應該屬於三等是不成問題的。陸氏既分冬、鍾爲二，而且鍾韻字甚多，非無下字可用；却把恭蜙樅等收在冬韻，而恭的下字用「冬」不用「蜙樅」(註六)，直不能不說是「非也」。但是我覺得這個「非也」應該不會太嚴重，嚴重到影響恭蜙等字的實際讀音。因爲從切韻到五刋，其間還經過王仁昫的刋謬，如果這「駒冬反」切不出恭字應有的讀音，何至於如此集體荒謬！偏巧駒字是屬於三等韻的，如果也以「憑上字定韻母」的觀念視之，豈不正好(註七)？且再看與恭字對立的攻字反切是古冬反，正清清楚楚把二者的等第分開了，能說又是巧合？所以我們又可以知道：「憑上字定韻母」的例外反切，並不限於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而借用同韻異等或其他等韻的字爲其下字；而是因爲早先確實有這「憑上字定韻母」的習慣，只要無乖於其字的實際音讀，便可以產生各種可能的例外反切。

(註一) 或本唐韻栘字獨爲一韻。

(註二) 見十韻彙編。

(註三) 見十韻彙編。

(註四) 切二冬誤爲東。

(註五) 縱字校勘記云當作樅。

(註六) 蜙樅與恭爲一類。

(註七) 駒與恭的關係，下文還會談到。

現在請將這些例外反切臚述如下；

一、切三、全王、王一、王二豪韻吐刀反𩕳字下並云又充(註一)牢反。儘管各韻書豪韻正切無此字此音，因爲各書一致，𩕳字又有充牢反一音是不容致疑的；問題只在於充牢反到底切出什麼音來？根據上述咍齊韻𩕳、莅諸寄韻字，我們大可以說𩕳音充牢反實際上是豪韻三等字。然而問題來了，豪韻有其相當的獨立三等宵韻，何以下字不用宵韻字？於是我們又不免要想到上述「充甘切笘」、「常含切𣐈」諸例，說「充牢反」充字可能是清母的「類隔」(註二)；但是絕無憑據。其實這時如果相信早先反切確有「憑上字定韻母」的習慣，而以「駒冬切恭」爲例，仍可判斷又「充牢反」以充字切三等，指的便是宵韻的「尺招反」之音。當然我說這話是另有其憑據的，因爲集韻宵韻蚩招切正有𩕳字；但是無此觀念，便不能發現彼此若合符節的關係。

二、廣雅釋器㭎字曹憲音又溝反。溝字屬一等侯韻，又字屬穿母二等。依照門法的「精照互用」，一定是又字在此等於清母，因爲這現象與「仕垢切鯫字」是完全相同的。但是我們說「仕垢切鯫」仕字等於從母，是就韻書鯫字在一等厚韻而言；曹憲音㭎字爲又溝反却沒有限定侯韻爲其背景。查檢韻書，廣韻侯韻千侯切只一讎字，全王、王二幽韻讎字音千侯反(註三)，同紐亦別無其他字。各韻書㭎字並見三等尤韻(註四)：切三、全王、王一音楚尤反，王二音楚求反，廣韻音楚鳩切，集韻音初尤切並且注明出於博雅(註五)。可見曹憲的又溝反其實並非又字「類隔」，而是溝字得從上字「又」定韻母等第。但是不在「憑上字定韻母」的觀念之下，又豈不要據韻書而疑曹憲的音部份是錯誤的！

(註一) 充字全王誤元。

(註二) 借用知端類隔的現成術語。

(註三) 幽韻雖屬三等，然千侯反仍是音和切。

(註四) 㭎字各書或作搊，或㭎搊二字重出。其實一字，說詳拙著全王校箋。

(註五) 博雅即廣雅。

三、全王薛韻薛字音私結反，一般看來，這個反切必定要啓人疑竇。因爲結是四等屑韻，並不屬於薛韻。說它寫錯了却也不行；下面還有列字音呂結切，也分明用了屑韻的結字。上文我們已接觸到全王線韻的衍字音餘見反，讀仙韻似宣反的鏇字線韻辞選反下云又囚玄反，另外又有讀獮韻去演反的犖字屑韻胡結反下云又胡殄反（詳下），都是三等仙韻用四等先韻爲下字的例子（仙先二字舉平以該上去），先仙的關係正與屑薛的關係相當，實在無法不承認薛韻以結爲下字的事實。再看屑韻屑字音先結反，居然可以用「憑上字定韻母」的觀念把它們分開。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屑韻的來母字音練結反，下字與列字所用同，而上字亦竟有三、四等之分。面對着這樣整齊劃一的情形，不該再有什麼可爭論的了。

四、全王、王一屑韻胡結反犖下云又丘殄反。殄屬四等銑韻，而銑韻無此字。字又見獮韻去演反，云又胡結反，二韻互注。準上述鏇、衍、薛等字正切或又切例之，「又丘殄反」與「又胡結反」當卽爲互注；而丘字正是三等字。廣韻改丘殄爲又口殄切，集韻除獮韻而外又收銑韻牽典切，並失原意。

五、全王、王一宵韻相焦反剿字下云又史學反，字又見覺韻所覺反，而云又思聊反，二者應爲互注。廣韻一云又色角切，一云又相邀切，可作說明。然聊是四等蕭韻字，而蕭韻心母各韻書（包括後之廣韻集韻）無剿字。如依「憑上字定韻母等第」來看，思屬三等之韻，思聊與相焦正相脗合。

六、全王宵韻蹻字下云：「去遙反，又其略反（切三云去囂反又其略反，廣韻亦云去遙切又其略切。）。」藥韻蹻下云：「其虐反，又丘堯反。」堯屬四等蕭韻，而蕭韻無此字。此當與犖下云「又丘殄反」相同，以丘字屬三等定蹻字韻母等第，二者音爲互注。集韻宵韻而外又見蕭韻牽幺切，蓋卽誤解「又丘堯反」之音而收之。

七、全王敬韻敬字音居孟反，敬是三等字，而孟字屬二等。此當與韓字音許戈切及鳳字音馮貢切相同，以居字屬三等魚韻切敬字第三等。同韻更字音古孟反，與居孟反敬字對立。就二者反切上字看來，亦正可別二三等之洪細（案：古更雖有一、二等之異，然都是洪音。）。

八、全王敬韻迎字音魚更反。迎是三等字，此當與敬字音居孟反同例，以魚字定其等第。同韻與迎字對立的鞭字音五勁反。勁敬同屬三等而韻不同，勁字應誤。王一、王二、唐韻下字俱爲孟，然孟字無以誤爲勁，疑原是敬字。迎音魚更反與鞭音五敬反，並以上字定洪細。

九、全王漾韻防字音扶浪反。漾韻屬三等，而浪字屬於一等宕韻。如以爲扶與防同等，卽以扶字定其等第，不僅本身之疑可解；與宕韻傍字音蒲浪反相較，亦可以嚴格區分。

十、王一、全王小韻符小反膘字(註一)下云又孑小反，而孑小反膘下云又扶了反，應爲互注。然了字屬四等篠韻，當亦以扶字屬三等切扶了反卽同符小反之音（案篠韻無脣音）。廣韻孑小切下云又符小切，可爲明證。

十一、全王麥韻碧字音陂隔反，襏字音皮碧反。同韻又有蘗字音博厄反，繴字音蒲革反。如依一般原則，應當兩兩音同。大抵由於碧襏二字新增，當併而未併（案碧襏二字見韻末）。廣韻、集韻襏和繴合而爲一，更是明確的證據。但是早期韻圖韻鏡和七音略都以蘗繴二字列二等，以碧襏二字入三等。切三、唐韻、廣韻碧字在三等昔韻：切三反切殘，唐韻音方彳反，廣韻音彼役切。王二碧字見陌韻，音逋逆反，據其下字，亦屬三等。唐韻、廣韻襏字也在陌韻，音弼戟反（切），亦屬三等。現在再看全王，不難發現碧襏的反切上字都屬三等，而蘗繴的反切上字都屬一等，正足以區別二者等第的洪細，我想這決不會是偶然的事。只是麥韻屬二等，不應有三等字，可能碧襏的反切下字略有問題，應以二字入陌韻者爲是。但陌麥二韻音本相近，如集韻陌韻陟格切和麥韻陟革切收字與廣韻等書頗有出入，可以見全王碧襏入麥韻並不是足以深怪的。往日我作韻鏡校注，於此二字位置未知所決，便是因爲當時未能悟知「憑上字定韻母」的道理；於今看來，問題是何等明瞭。

十二、全王、王一齊韻當嵇反掃下云又刜細反。然霽韻他計反無此字，字見祭韻

(註一) 全王脫正文膘，存注文。

丑勢反，並注云又都梯反，可見「勑細」以勑字定韻母等第（參下文孳乳反切第二類本條）。

十三、集韻諄韻末有顚、天、田、年四字。顚下云：「典因切，頂也。」天下云：「鐵因切，顚也，至高無上。」田下云：「地因切，樹穀曰田。」年下云：「禰因切，穀熟也。」諄韻屬三等，而典、鐵、禰是四等端、透、泥母字；地自雖入至韻，仍屬四等定母：就其在於諄韻而言，應以典、鐵、地、禰爲類隔。田字與陳字古時的關係，似乎可作「地因切」同於陳字讀音之一助。但是錢大昕的「古無舌上」一切舌上讀舌頭的學說是大家一致承認的，顯然與此抵觸。我以爲此四反切與先韻四音並無二樣，亦以上字定其韻母等第。不過下字屬於眞韻而非仙韻似乎稍有可疑。然今人表示四字的讀音可以爲 tian、t'ian、nian，也可以爲 tien、t'ien、nien，因爲在 ti 或 ni 之後的 a 和 e 是趨向於一致的，正可以解釋此一現象。（更參下條及孳乳反切第一類例四。）

十四、集韻覃韻末沈字音長含切，義爲「沈沈宮室深邃貌」。案此出史記集解。陳涉世家「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集解引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貌。沈音長含反。」索隱云：「應劭以爲沈沈宮室深邃貌，故音長含反。」很顯然沈沈便是侵韻持林切的沈，亦以長字屬澄三定其等第。至於侵韻元音爲 "e"，覃韻元音爲 "a"，也同上述顚、天、田、年諸例一樣，"a" 受聲母等次的影響趨向於 "e"。

三、憑上字定韻母開合或上字與所切字雙聲疊韻而以下字改調

眞空直指玉鑰匙門法有開合門，其說曰：

> 開合者，謂見溪羣疑乃至來日三十六母爲切，韻逢各母本排，只是音和。本眼如無，却切開合。故曰：唯有開合一門絕無憑據，直須於開合兩處韻中較訂始見分明。如居縛切钁字、滿干切槃字、俱萬切建字、下沒切紇字之類是也。

從舉例看來，此門止爲脣音字爲上下字的反切而設，牽涉到的是中古脣音字的性質問題，只要注意到脣音字可開可合，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本文所要說明的是一切有關脣音字（或所切字爲脣音，或切下字爲脣音）以外的反切，有

時憑上字定所切字之韻母開合。這一層前人也有見到的。李榮的切韻音系一書即曾輯錄全王許多反切作如此解釋。以下就陸志韋“古反切是怎樣構造的”一文重新分類排列的迻錄於下(註一)。

一、憑切上字定開合，不憑切下字：

爲　薳支反

僞　危賜反

位　洧冀反

會　黃帶反

縣　黃練反

往　王兩反

役　營隻反

二、憑模魚韻系的切上字定開合，不憑切下字：

曠　苦浪反

潢　胡浪反

貺　虛政反

熒　胡丁反

泂　古鼎反

扃(註二)戶鼎反

熒　胡定反(註三)

鎣　烏定反

（熲　又古鼎反）

（攩(註四)又黃浪反）

李書所未收的又切

此下陸文更說道：

(註一)　手頭無李書。

(註二)　扃當作迥。

(註三)　原在「扃、戶鼎反」之下，爲注文；今改如此。

(註四)　攩原誤作攩。

從此可見，切下字管開合口，在王三(註一)不能算是一個原則，例外並不少，絕大多數並且流傳到廣韻時期。這裏又有兩點可以特別留意。一則所有的例子都是用開口切下字切合口字的，沒有相反的。二則被切字又全部都是喉牙音字。這兩點可以聯起來看。中古音一定有某種特點，叫人正在這場合難以審音，或是以爲不必計較開合口。

最後一語下還附了一條注文說：

像是因爲切上字的喉牙聲母發音部位較後，也許還加上撮脣勢，使得聲母和韻首合起來（例如"黃"的 ɣu，"苦" 的 k'o）容易突出，叫反切作者倉卒之間造成錯誤。

首先我想說，陸氏認爲這些反切是倉卒間所造成的錯誤，實在大有可商。因爲反切最早到底是怎樣結構成的，在陸氏而言，還在探索的階段；這些反切既然都可以用上字定其合口來解釋，未必不是反切結構之一法；而陸氏直指其誤，顯然又是站在反切的一般原則立場說話，即是已承認了古代反切是由「一般原則」所構成，在邏輯上已犯了嚴重的錯誤。其次，就所舉諸例而言，陸氏提出來的兩點當然是清清楚楚，絕無含糊；因此他所作的解釋（包括注文所說）也便異常醒目。但實際上，反切上字在習慣上既然可以用來定所切字之等第洪細（如上所述），則以反切上字定所切字之開合，性質是相同的，何即不能？至於說「所有的例都是用開口切下字切合口字，沒有相反的」，事實上並不如此。首先陸氏自己便承認莊子大宗師攖字經典釋文引徐邈讀於營反(註二)爲「被切字開口，切下字合口」之例。另外陸文三五一頁注一引李榮切韻音系以「辟息營反」爲「被切字開口、切下字合口」。雖然陸氏並不同意，我却覺得無不可同意的道理。此字今日所見各韻書並音息營反（切），依一般原則屬於合口應無問題。然而七音略開合兩轉不收，而韻鏡兩轉並見，此中必有蹊蹺。從音韻結構看：清韻的上、去、入三韻無合口齒音字(註三)，清韻本身除辟字而外亦別無合口齒音；而開

(註一) 即本文所稱全王。

(註二) 陸文誤爲「王三只有一個攖字于營反」，經施文濤在「關於漢語音韻研究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指出。後者見中國語文一九六四第一期。

(註三) 廣韻昔韻末葉字音之役切，其前後韻書並無，未詳所據。廣韻、集韻有旻字，音七役切。然一般此字讀甥母。廣韻以前韻書昔韻無，見薛韻。

口方面，上去入三聲並有心母字，清韻則別無對立的心母。再從形聲偏旁看，字从辛聲，亦無讀合口跡象。所以我同意李榮的看法。另外全王、王一、王二、廣韻至韻豷燬二字音許位(註一)反（切）。燬字一般讀同毀，此音不詳。然豷字从壹聲，不得爲合口；它的異體猗字各韻書在許(虛)器反(切)下；而且「許位反」這個小韻集韻音許利切，正用開口音爲下字：所以我以爲「許位」之音卽同「許器」，可能是前人的現成反切，從陸法言的切韻以來(註二)，據其下字誤以爲合口音而兼收並畜。同樣情形，全王、王一旨韻跬字音蹕几反，注云又蹕軌反(註三)；下更出跬郹二字音蹕軌反；跬字讀音一開一合應該是無問題的。但是廣韻蹕軌切只有一個郹字，（案求癸切下也沒有跬字）更可注意的是集韻竟然與廣韻相同。再看比王韻爲早的切三，跬字只一見，下云「長跬，蹕几反」，並且亦不注明有「又蹕軌反」一音；亦根本沒有蹕軌反的郹字。可見跬下云又蹕軌反，又收跬郹二字音蹕軌反，都是王仁昫對於陸韻的「補缺」；廣韻郹字卽從王韻而來；而同紐不收跬字，蹕几切跬下亦不云又蹕軌切，又完全是對於王韻的有意刪削。於是對於「又蹕軌反」的解釋便自然是：本來蹕軌反同於蹕几反，開口憑上字決定，因爲是前人的現成反切，王氏誤會了才增補的。就如同上述集韻齊韻田黎切已收隄字又出隄字音直兮切一樣。

由以上的討論，「下字爲合口而以上字定開口」不能說是沒有其例了。因此陸氏所作的解釋便完全不必去考慮。

至於「下字爲開口而以上字定合口」之例，據我所知並不止於此數，且先把它們合攏來並略加注釋說明如下：

鑒　全王、王一、王二、唐韻、廣韻徑韻並音烏定反（切），集韻音縈定切。鑒字韻圖列合口轉。定字屬開口，烏縈二字並屬合口。

熒　切三、全王青韻音胡丁反，王二音乎丁反；與形字音戶丁反對立。廣韻熒字音戶扃切。

(註一)　全王、王一位字誤僞。

(註二)　現時所見，以王韻爲最早。然此字在韻中地位甚前，故疑陸韻已收。

(註三)　王二跬下云：「蹕几反長跬或眞軌反。」眞是冀字之誤，下脫“又蹕”二字。韻末出跪字，云「蹕軌反上く又眞軌反」。跪當是跬字之誤，眞仍當作冀，軌疑爲几字之誤，其上又脫“又蹕”二字。

熒　全王、王一徑韻音胡定反，與脛字音戶定反對立。唐韻、廣韻徑韻無熒字，脛字音胡定反（切）。集韻熒字音胡鍳切，脛字音形定切。

迥　切三、全王迥韻音戶鼎反，與婷字音下挺反對立。廣韻迥字音戶頂切，婷字音胡挺切。

洞　切三、全王迥韻音古鼎反，與剄字音古挺反對立。廣韻洞字音古迥切。

頲　切三、全王、王二青韻古螢反下云又古鼎反。

夐　全王、王二、集韻勁韻音虛政反（切），唐韻、廣韻音休正反（切）。王二、唐韻、廣韻有欽字音許今反（切）與其對立。此條已見李書，但須加以解說。虛字屬魚韻，中古魚韻屬開口，然其主要元音「o」爲圓脣音，可以有介音「u」的功用。休字屬尤韻，尤韻在中古無所謂開合，而其主要元音爲「u」。所以不僅全王、王二的虛政反爲上字定合口，卽唐韻、廣韻的休正反（切）仍是如此。

絅　集韻徑韻音口定切。案集韻云：「褧衣也。禮衣錦尙絅，徐邈讀。」此見中庸釋文。釋文云：「絅或作顈，口迥反，徐口定反，一音口穎反。」口迥、口穎並屬合口，口定亦當爲合口，故集韻與詰定切之罄字對立。口字中古屬厚韻，不分開合，而元音爲「u」，故亦切絅爲合口。又集韻同紐尙有一烓字，通常亦讀合口，詳下。

烓　廣雅釋詁四：烓，明也。曹憲音烏攜、烏缺、圭惠、口井四音。集韻靜韻犬顈切下有烓字，注云博雅明也。是口井以口字定爲合口（參上條）

怳　集韻靜韻音吁請切，云博雅狂也。案此見廣雅四曹憲音。此字通常讀養韻曉母合口，吁請反亦當以吁字定合口。吁字屬魚韻。（參夐字條）

役　切三、全王、王一、王二、唐韻昔韻並音營隻反，與繹字音羊益反對立。廣韻同。

汪　廣韻宕韻音烏浪切，與盎字音烏浪切對立。周祖謨云「汪下浪字非」。案各韻書宕韻合口字用浪爲下字者比比皆是（詳下），周氏以不解上字定開合之意而以爲非，其實誤也。全王汪字音烏光反（案全王宕韻無光字）。

曠　全王宕韻音苦浪反，與杭字音苦浪反對立。王二音苦謗反，廣韻同。

潢　全王宕韻音胡浪反，與吭字音下浪反對立。王二音呼浪反，呼當是乎字之誤。又全王、唐韻胡光反下亦云又胡浪反。廣韻宕韻音乎曠切。

荒　全王宕韻音呼浪反，廣韻同。

往　切三、王一、全王、王二養韻音王兩反，廣韻音于兩切。于兩與王兩同，並以上字定爲合口（參前養字條）。

攩　切三、全王、王二蕩韻胡廣反攩下云又黃浪反(註一)。宕韻字見胡浪反。

縣　全王、王一、唐韻、廣韻霰韻並音黃練反(註二)（切），與賢字音胡千反對立。王二音玄絢反。

駽　唐韻校勘記霰韻駽下云：「和名音聚鈔引唐韻云胡見切，又許衒切。」案駽字全王、王一與縣字同黃練反，王二、唐韻、廣韻與絢字同許縣反(切)。是胡見同黃練，亦以胡字定爲合口。

會　全王、王一泰韻音黃帶反，與害字音胡蓋反對立。唐韻、廣韻音黃外反（切）。

焃　全王豔韻以贍切下云又呼赤反，集韻昔韻呼役切收此字。

爲　切二、切三、全王、王二支韻音薳支反，廣韻仍同。

僞　全王、王二寘韻音危賜反，與義字音宜寄反對立。廣韻音危睡切。（案王一音危睡反，而姜寅清所寫作危僞反(註三)。僞當然是誤字，而睡亦疑本是賜字，與全王同，恐殘泐不清，劉氏據廣韻傳會爲睡。）

位　全王、王一、王二至韻音洧冀反，廣韻音于愧切。

從上面這許多例看來：一方面它們或者有對立的開口反切，或者從別方面都可以證明它們屬於合口；而另一方面，本身又都可以解釋爲上字定其合口，當然這決不是偶然的相合。

但是說以上諸例「憑上字定韻母開合口」，這解釋並不是絕對的。其中有一部分還可以有別的解釋。按照一般對於反切的了解：上字與所切字雙聲，下字與所切字疊

(註一)　王二攩字誤作㩻。「又黃浪反」，黃誤作眞，上奪又字，遂誤爲正切。詳拙著全王校箋。

(註二)　唐韻黃字誤莫。

(註三)　姜寅清瀛涯敦煌韻輯所寫 P2011與王一同底本。

韻。引申起來，當是上字不得與所切字疊韻，下字不得與所切字雙聲。因爲否則便都成了直音。但是這兩句話都只有一半卽「上字與所切雙聲」或「下字不得與所切字雙聲」是絕對可靠的，其餘的一半「下字與所切字疊韻」或「上字不得與所切字疊韻」應該改爲「下字與所切字疊韻同調」或「上字不得與所切字疊韻且同調」。因爲所謂疊韻應該只指韻母的相同，不管聲調的同異：疊韻可以是同調的，也可以是不同調的。我所以在此强調這一層，便是因爲有許多反切上字與所切字是既雙聲又疊韻的，只是不再同調而已。譬如上舉爲字各韻書音薳支反(切)，說薳字不但定聲母，並且定合口，固然是可以的；但也可以說支字只不過是標聲調。因爲爲與薳實在也是疊韻，只有平上之異。如果用音標而不區別聲調的話，二者都是ɣjuě，沒有絲毫不同。又如位字的洧龔反，僞字的危賜反，踤字的暨几反或暨軌反，往字的王兩反，都是同一現象。洧便是位的上聲，危便是僞的平聲，暨便是踤的去聲，王便是往的平聲，分別以龔、賜、几(軌)、兩指示定其聲調爲去、去、上、上。這種解釋也許有人要譏爲吹毛求疵的；上字既只取其聲母，韻母如何可以不管，雖然有這些現象，未嘗不可以是無意義的偶合。然而事實上這樣的解釋却完全不是訴之主觀的，許多其他的現象令我們不能不作如此看法。首先，韻書中有許多絕想不到的例，如全王敬韻生字音生更反，用韻從字音從用反，寘韻智字音知(註一)義反，姥韻粗下音徂古反而同紐第三字爲徂，集韻徑韻扃字音扃定切，這些例至少告訴我們上字不避其與所切字爲疊韻的(註二)。進一步，我們更可以發現，在早期韻書中上字選用與所切字爲疊韻者可以說是常見的。這例子委實太多，不勝枚舉。下面且就寘、至、志、遇、御諸韻羅列一些。

"寘韻"累　嬴僞反（全王、姜書 P 2011、王二）
　　良僞切（廣韻）
　避　婢義反（全王、王二）
　　毗義切（廣韻）
　髮　皮義反（全王、王二）

（註一）全王知誤作智，此從王一、王二改。

（註二）全王魂韻覶下云「又九官反」，覶官同音；寒韻誢下云「又胡混反」，誢混同音；疑官與混卽涉又讀之音而誤。又如見下云戶見反，二見字音實不同，故亦可以不避。

平義切（廣韻）

刺　此豉反（全王、王二）

七賜切（廣韻）

"至韻"季　癸悸反（全王、王一、王二）

居悸切（廣韻）

愧　軌位反（全王、王一、王二）

俱位切（廣韻）

匱　逵位反（全王、王一、王二）

求位切（廣韻）

"志韻"志　之吏反（全王、王一、王二）

職吏切（廣韻）

寺　辞吏反（全王、王一、王二）

祥吏切（廣韻）

"遇韻"樹　殊遇反（全王、王一、王二）

常遇切（廣韻）

屨　俱遇反（全王、王一、王二）

九遇切（廣韻）

赴　撫遇反（全王、王一、王二）

芳(註一)遇反（切）（唐韻、廣韻）

芋　羽遇反（全王、王一、王二）

王遇反（切）（唐韻、廣韻）

付　府遇反（全王、王一、王二）

方遇反（切）（唐韻、廣韻）

"御韻"遽　渠據反（全王、王一、王二）

其據反（切）（唐韻、廣韻）

(註一)　唐韻芳字原誤作方。

助　鋤據反（全王、王一、王二）
　　床據反（切）（唐韻、廣韻）
楚　初據反（全王、王一、王二）
　　瘡據切（廣韻）
處　杵去反（全王、王一）
　　昌據反（切）（王二、唐韻、廣韻）

卽此已可看出早期韻書故意用叠韻字爲上字，後來的韻書改爲非叠韻之字(註一)。至於後之韻書（如廣韻）仍之不改的爲數亦不少，卽以寘韻爲例：

寘　支義反
跂　是義反
賜　斯義反
賕　詭僞反
帔　披義反
臂　卑義反
貱　彼義反
芰　奇寄反
議　宜寄反
智　知義反
翅　施智反
觢　窺瑞反

都一直保留在廣韻裏(註二)，另外如縰字全王音池累反，王二音馳僞反，廣韻同王二；睡字各韻書音是僞反（切），除去開合不同之外，仍是用其平、上聲爲上字。加上前面所舉的累、避、髮、刺，簡直可以說整個寘韻率用此法，只有少數反切是不在此例之列的。推廣而言，切三歌韻伽下云「噱之平聲」，又可以打通舒聲和入聲的界限，

（註一）　如果用陰陽相配的觀念去看有些仍是叠韻之例，參下文。

（註二）　當然也有相反的例。如全王、王二、唐韻過韻騙字音匡遇反，而廣韻音區遇切。不過這種例少而又少；而且還可以說廣韻仍是有所沿襲，並非故意改王韻或唐韻。

認爲一切舒聲入聲相配之韻凡入聲爲舒聲之上字或舒聲爲入聲之上字，亦爲雙聲兼叠韻之例。在理論上舒聲入聲之異只在韻尾，既以下字改其聲調，卽是轉變了上字的韻尾。於是像全王鐸韻的「徒各切鐸」、「慕各切莫」、「盧各切落」、「古落切各」、「苦各切恪」、「五各切愕」、「烏各切惡」、「奴各切諾」、「蘇各切索」、「補各切博」、「虎郭切霍」、「古博切郭」、「烏郭切臒」、「胡郭切穫」、「苦郭切廓」等，便顯出決非偶然的接觸。又不僅此也，如以陰陽相配的觀念去看，又可以發現如唐韻以「良據切慮」、「常恕切署」、「商署切恕」、「床據切助」、「將預切怚」、「莊助切詛」、「羊洳切豫」、「昌據切處」、「瘡據切楚」(註一)等，亦決非偶然現象，而亦應屬於此類。因此而其餘一些罕見的反切上字也可以瞭解了。如全王、王一、王二禍韻化字音霍霸反，霍字在曾運乾的反切上字表中無有，用爲化的上字者，原來是因爲它與化字有入、去相配合的關(註二)係。又如切三、全王、王二恭字音駒冬反，駒字在曾表裏也找不到，原來因爲它與恭字有陰、陽相配的關係，所以在恭字的反切上出現了。恭字收入冬韻爲廣韻所讖，殊不知它的實際音讀是由駒字決定了(註三)（後來廣韻移恭字於鍾韻，把下字改爲容，上字也改用九，便完全成了一般原則的反切）。其餘如營字一見爲役之上字，鞾字一見爲蟹之上字，韓字一見爲何之上字，陀字一見爲達之上字，詰字一見爲棄之上字，慙字一見爲暫之上字，劑字一見爲劑之上字，棖字一見爲宅之上字，絺字一見爲縣之上字，胝字一見爲帶之上字，盈字一見爲猒之上字，封字一見爲鞤之上字（以上並見全王），都必須如此去了解才不致覺得奇怪。這樣一來，上字和所切字韻母上具有關係在一般反切中也便顯得極爲普通了。我們再看，切三范韻范字下云「無反語，取凡之上聲」，切三、全王，王一拯韻拯字下云「無反語，取蒸之上聲」，又切三歌韻伽下云「無反語，噱之平聲」，這當然是由於無同韻或同等之字可爲反切下字而不得不設法表達。但從歷史上看，很清楚是源之於直音之法的。蓋直音之法有時而窮，於是求其雙聲叠韻之字變其聲調而爲譬況之詞。然而如上述所有「蔑支切爲」、「羸僞切累」、

(註一) 唐韻殘，此從廣韻補。

(註二) 陰聲一等歌與二等麻並配入聲鐸。陳澧切韻考以霸爲下字開合有問題，由今看來，何問題之有！

(註三) 同蘇師的擬音，駒是 kjuo，恭是 kjuoŋ。

「霍霸切化」、「徒各切鐸」、「駒冬切恭」、「良據切慮」之類，也可以說是求其雙聲疊韻之字而變易其聲調（或又變其開合陰陽）的；儘管它們並非由於不得已，與前者略有不同，可是如廣雅曹憲音的「懇，苦恨、如上聲讀之」、「艦，銜之上聲」不也都是非由於不得已的？所以我以爲這些反切也都與直音有其血緣上的關係。當然說到反切的起源，大家都說由於佛教東來，文士們受梵文拼音的影響有了分析字音的觀念，因而逐漸利用二字切音之法代替了直音。但是說梵文對國人的影響只在於字音的分析；反切法亦只是採取了梵文拼音的形式，實質上則由直音譬況之法而演變，却是極爲具體和合理的。淮南子說山篇「牛車絕轔」高誘注云：「轔讀近藺，急舌言之乃可得也。」又注呂氏春秋愼行篇「崔杼之子相與私鬮」云：「鬮讀近鴻，緩氣言之。」雖然所謂急舌緩氣我們並不清楚究竟是什麼意思；轔與藺有平去之異，鬮與鴻有去平之分，豈不就可以視爲「伽字取噱平聲」、「拯字取蒸上聲」及「蕞支切爲」、「贏僞切累」的辦法？所以我以爲與其視「蕞支切爲」的少數反切爲「憑上字定所切字韻母之合口」，無寧以「蕞支切爲」及所有「贏僞切累」、「霍霸切化」、「徒各切鐸」、「駒冬切恭」、「良據切慮」等反切同視爲「上字與所切字雙聲兼疊韻，而以下字改易聲調或又兼改開合陰陽」，爲能抓住問題的核心。因爲它們的情形是絕對有關而非各自孤立的。而且這樣一來，對於其餘「烏定切鐙」、「黃帶切會」等「憑上字定韻母開合」及所有「憑上字定韻母等第洪細」的特例，都可以視爲「上字與所切字雙聲兼疊韻」的退化，而不覺其可怪的了。

（丙） 字母之間的混用

說到中古的聲母，大家都知道是三十六個。但這三十六字母是否絕對的合於任何方域而無礙？顏氏家訓音辭篇說：

南人以錢爲涎，以石爲射，以賤爲羨，以是爲舐。

一三兩例言南人不分從邪，二四兩例言南人不分三等床禪。在敦煌發見的唐寫本“守溫韻學殘卷”正齒音中也沒有床母，背景可能同於音辭篇所說。由此可知所謂三十六字可能是就其分得多的而言，某些地方可以不足此數。在韻書中，也往往顯示某某兩母交互使用的情形，如果固執着三十六字母的觀念，亦不免於無所適從。請分別述之如下。

一、從　與　邪

從邪的互用，據顏氏家訓所說便是南人方言的緣故，顏氏應該是最早討論到這個問題的。羅常培先生編輯經典釋文音彙，發現「從邪混而爲一，與原本玉篇反切及現代吳語均有可印證之處(註一)。」現在把我自己所見到的這類反切述之於後：

一、全王齊韻徂稽反姊字下云又子奚反，而卽黎反下云又似奚反。齊韻及其上去聲韻並無邪母字，子奚與卽黎互注，似奚應該便是徂稽。

二、全王、廣韻薺韻薺字音徂禮反（切）。姜寅清所寫切三同(註二)，而其前之韻目音似禮反。P2017韻目亦音似禮反(註三)，王二音徐禮反。

三、切一(註四)、切三、王一、王二軫韻盡字音慈引反，全王則音詞引反。

四、全王獮韻緩字音徐輦反，云又昌善反；同韻昌善反下云又酋箭(註五)反。廣韻緩字音徐翦切，而昌善切下云又徐翦切。包括集韻在內，各韻書從母下無此字，可證全王又酋「箭」反卽指徐輦反，二音爲互注。

五、全王仙韻錢字音昨仙反；而獮韻云又似連反，凡韻書仙韻邪紐無錢字。顏氏家訓云南人以錢爲涎，兩者脗合。

六、切三、全王、王一姥韻粗字音徂古反，王二音似古反。一等例無邪母。

七、全王、王一、王二、廣韻語韻慈呂反（切）祖下云又子邪反(切)(註六)，全王、王一、廣韻麻韻子邪反（切）下云又似與反（切）。然各韻書語韻邪母無祖字，集韻同。是似與卽慈呂，二音互注。

八、全王、王二遇韻才句反聚下云又淨雨反，唐韻、廣韻亦云又秦(註七)雨反（切），而全王麌韻慈雨反下云又似嗆反（王二、廣韻麌韻下無又切）。然各韻書遇韻無邪母字，其平上二韻亦無邪母。集韻增辭屢切一讀，却只

(註一) 見周法高師編輯近代學人手跡初集五十七頁。

(註二) 瀛涯敦煌韻輯所書P2071與十韻彙編切三同底本。

(註三) 見瀛涯敦煌韻輯。

(註四) 見十韻彙編。

(註五) 箭爲翦字之誤。

(註六) 全王祖誤作租。

(註七) 唐韻秦字誤奏。

有一個續字，注云「詩陰韜鎞續徐說」，本之經典釋文；可能是爲與馬字協韻而改讀的(說見杜其容女士毛詩經典釋文音切疏證)，只是一個特例。

九、全王暮韻昨故反祚字注云又才各反（廣韻云又音昨），而鐸韻在各反下云又徐故反。暮是一等韻，不當有邪母，當是同於從母。

十、王一笑韻僬下云又徐姚反。凡韻書宵韻及其上、去聲韻無邪母字，僬字見宵韻昨焦反下。

十一、震韻賮字王二音疾刃反，全王音似刃反，廣韻、集韻音徐刃切，與全王同。廣韻云又疾刃切，而其正切無疾刃之音，集韻亦無疾刃切。集韻別有士刃切一音，然只一醉字，是亦不得視疾刃爲類隔。大抵廣韻「又疾刃切」即本之王二，其實王二與全王互補，疾刃即似刃。

十二、全王、王一、王二豪韻作曹反嘈下云又祀牛(註一)反，然尤韻似由反無此字，別見字秋反下，注云又子牢反，與豪韻互注。

十三、全王、王二冬韻在宗反慒下云又似冬反。字又見尤韻似由反，二書亦並云又似(註二)冬反，王一同，然全王、王二冬韻無似冬反之音。冬韻屬一等，例亦不得有邪母。廣韻冬韻藏宗切下云又似由切，尤韻似由切下云又在冬切，二音互注，而不及似冬切之音。疑全王、王二冬韻「又似冬反」爲「又似由反」之誤，與尤韻互注，故尤韻不云又在宗反而「似冬」即「在宗」。

十四、全王、王一麻韻側加反担(註三)下云又才野子野二反，馬韻茲(註四)野反下云又壯加才野二反；而馬韻別無從母正切，即廣韻亦無。唯廣韻、集韻有徐（似）也切，而且都收担字，與全王、王一的「才野」爲互補。

十五、切三、全王宵韻余軺反下云又似(註五)焦反，宵韻及其上、去聲各韻皆無邪母，集韻軺字見慈焦切，當即據切三、全王「又似焦反」所收。

(註一) 王二牛誤作干。

(註二) 王二似字誤以。

(註三) 全王担字誤祖。

(註四) 茲並誤作慈，切三同。

(註五) 全王似誤作以。

從以上十五例，可見從邪二母之混用不會是不經意的疏忽。而且我們還可以發現：十五例中牽涉到全王的有十三個之多。牽涉到切三的兩個，王二的四個，其中只有一個不見於全王。王一也相當多，其中之一不見於他書；然王一與全王同一底本，可能那一個是全王誤脫了，可以合起來計算。牽涉到廣韻的二事，都是承襲全王等而來。切三最接近陸法言原本，在全王之前。換句話說，十五例有三個與陸氏有關，十二個是王仁昫增補出來的。陸法言是北人，一起參加意見的八人除蕭該而外，也都是北人。根據顏氏家訓的說法，北人是分從邪的，似乎不應該有這種情形；或者此三事直接與蕭該有關。王仁昫的籍貫不清楚，但他爲"刊謬補缺切韻"時正在「朝議郎行衢州信安縣尉」任內。或者我們可以說，因爲他習慣了會稽話，而獨多此從、邪不辨的反切(註一)。

二、床三與禪三

一、全王怗韻徒協反褶下云又時入反，然緝韻是執反無此字，別出音神執反，並注云又徒頰反，應爲互注。廣韻、集韻並見是執切。

二、各韻書盛字讀承政反，而王二清韻云又食正反。各韻書勁韻及平、上聲無床母字。廣韻清韻云又時正切，與王二爲互補。

三、杼字切三、全王、王一、王二、廣韻見語韻神與反（切）。全王、王一丁呂反下云又時與反，而各韻書署（時）與反（切）下無杼字，「時與」當與「神與」相通。集韻併署與反神與反爲上與切，亦不分床禪之故。

四、全王證韻鱦字兩見於實證反和以證反。以證反下云又時證反，而各韻書時證反只一丞字（集韻常證切收四字，仍無鱦字）。

五、廣韻支韻巨支切示下云又時至切。然示字至韻各韻書並音神至反（切），不見常利反（切）下，亦當爲床禪相混之例。

六、全王、王二、唐韻、廣韻藥韻妁杓等字音市若反(切)，集韻音實若切。

七、切三、全王、王一、王二、唐韻、廣韻屋韻熟字音殊六反（切），集韻音神六切。韻鏡字在禪母，七音略在床母。

(註一) 錢玄同有古音無邪紐說，見國學叢刊一卷三期，發表於十二年九月。一時無法找來參考。從題目看，似乎說邪母本是某字母的一部分，後來才分開的。但這樣說似乎很難指出其分立的條件。

八、全王、王二線韻摸字音豎釧反，唐韻、廣韻音時釧反（切），同；集韻音船釧切。韻鏡字在禪母，七音略在床母。

九、全王、廣韻震（稕）韻順字音食閏反（切），王二音脣閏反，同；而集韻音殊閏切。

床禪相混據顏之推所說也是南方語言系統的不同。床與禪的關係同從與邪，在理論上講，其背景似乎應該是一致的。

三、喻三與匣

中古三十六字母中，喻母韻圖排列第三等的一類與匣母是對立的。但是在上古，本來只是一個。曾運乾的"喻三古歸匣說"首先發現此一關係。後來羅常培先生撰"經典釋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兩紐"(註一)一文，說明喻三和匣母直到切韻以前仍是不分的。又在其研究報告(註二)中說：「關於六朝吳語不分匣于之證據，除切韻序所謂"尤侯先仙俱論是切"及切韻卷中之三數反切外，今又獲得王融之雙聲詩一首，其詩云：『◎園薇眩紅蘿，湖荇爗◎黃花，迴鶴橫淮翰，◎遠越◎合雲霞』，凡識◎者今皆屬于類，此實可作爲重要之直證也。」其中除爗字屬於喻四和蘿花讀曉母是有問題的而外，極鮮明的說明了喻三和匣母的關係。

在韻書和字書中我也接觸到一些，述之如下：

一、切三、全王、王二、唐韻、廣韻葉韻曄字音筠輒反（切）；而全王緝韻爲立反下云又胡輒反，匣母例不出現於三等韻。

二、全王灰韻公迴反櫰字下云又爲乖反，姜寅清所寫P2011同。乖屬二等皆韻，而喻母只出現於三等。此字見皆韻戶乖反，並云又古迴反，與灰韻互注。

三、全王陌韻噱字音于陌反。陌韻有二三等，如以爲于陌反屬三等，「憑上字定韻母等第」，然別無其他證據。如依據反切下字「陌」屬於二等而疑「于」同於匣，亦似乎有問題。因爲同韻尚有嚄字音胡陌反，與于陌反正對立。

(註一) 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第一分。

(註二) 見周法高師編輯近代學人手跡初集五十七頁。

可是檢查後來的廣韻和集韻，噦(註一)與噯同胡陌切，可知于陌確等於胡陌。集韻字又見馬韻戶瓦切，爲胡陌切之上聲(註二)，亦可證「于」同於「胡」。切三、王二、唐韻並無此字，全王字在韻末，當是新增的「補缺」。不過我疑心是前人的現成反切，王氏亦未必卽知其同於胡陌反。集韻見胡陌切之外，又據玉篇獨出音雩白切，亦不知喻三同於匣耳。

四、全王、王一、王二歌韻嚄字音于(註三)戈反。歌是一等韻，不應有喻母。廣韻嚄與和字同戶戈切，集韻亦同胡戈切，可知于同於匣。

五、全王、王一、王二、廣韻旨韻以水反（切）嬬字下云又尤卦反（切）。卦是二等韻，與尤字屬喻母不協。廣韻、集韻字又見胡卦切，則尤與胡同。

六、全王、王一咼韻禍字音丁果反。丁是于字之誤；方言卷一「大也」條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人語而過謂之邁」，邁字郭璞音于果反，卽全王、王一所本。（故王一釋云秦晉之間語）然咼韻不與喻母相配；廣韻、集韻並音胡果切(註四)，可證于同於胡。

七、賄韻脩字切三、王二音羽罪反，廣韻音于罪切，全王、王一音素罪反。顏氏家訓風操篇云：「倉頡篇有脩字，訓詁云痛而誄也。音羽罪反，聲類音于耒反。」羽于同爲喻三，素字誤，疑本是韋或袁字。然一等賄韻不應有喻母；集韻音戶賄切，此字又有胡茅(註五)切一音，並可證于羽同於匣。

八、切三、全王、廣韻、集韻眞韻磌字並音下珍反（切）。匣母例不見於三等韻，而眞韻無喻母三等字，下字在此應同於喻三。切三、全王、王二東韻雄字音羽隆反，廣韻音羽弓切，而集韻音胡弓切，可爲例證。

九、玉篇犖字云又爲萌切，集韻字見耕韻乎萌切。

(註一) 噦字廣韻、集韻作噦。

(註二) 王二云轉爲噱之上，可以類推。

(註三) 王二于誤丁。

(註四) 集韻都果切下有禍字，注云大衣也。卽從全王于果反誤爲丁果反所收；邁字又誤作禍，以爲从衣，遂在注文大下加衣字而爲大衣也。

(註五) 以爲字从人看聲，故讀胡茅切。或轉作侑，以爲字从人有聲，遂轉讀羽罪切。聲母保持不變，而韻母及聲調隨聲符改變，此類例頗多，擬專文言之。

四、喻四與定

曾運乾氏又有“喻四古歸定”之說，以爲喻母韻圖排列在第四等的一類古時與定母爲一。這說法當然不免以偏概全，但是部分與定母的關係却是可以肯定的。在反切中也有二例。

一、全王、王二歌韻虵字音夷柯反。歌韻屬一等，一等韻例不配喻母。集韻字音唐何切。

二、廣韻海韻佁字音夷在切，注云癡也。韻鏡和七音略字排列在一等。以前我作韻鏡校注時以爲佁是祭韻平行的上聲，現在則以爲是所謂「喻四古歸定」的遺迹。說文佁，癡皃。錢坫說文解字斠詮云：「莊子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怠疑卽佁儗。大人賦佁以佁儗，佁儗亦卽佁癡。」錢氏這個說法是可信的。所以我以爲佁音夷在切與怠字音徒亥切音同。另外還有更進一步的理由。集韻佁字一音夷在切；一在蕩亥切下，與怠同音。雖然他仍然有夷在切一音，也正因爲他有單獨的夷在切，保存了廣韻的面目我們更可以相信蕩亥切的佁字是別有所據而來，並不是自己附會廣韻的「夷在」以爲當入定紐。

(丁) 孳乳反切

一個字在同一部韻書裏出現幾次，便代表它有幾個讀音，這應該是無可爭論的。因爲韻書作者如果不是認爲某字有這許多不同的讀音，又何需把它安置在如許不同的反切之下？所以假如其中並不盡然的話，便當是作者的錯誤，不怪讀者的誤解。但事實上在同一韻書中，不同的反切有的根本切不出不同的音；有的雖可切出不同的音來，却只源於韻書作者對於前人反切的誤解。它們都只是由一個音孳乳出來，我把它們叫着「孳乳反切」。促成此種「孳乳反切」的原因，便是因爲「例外反切」有時「憑下字定聲母」，有時又「憑上字定韻母等第洪細或開合」，再加上字母之間的混用：韻書作者不察，遂產生一個反切而孳乳爲二、孳乳爲三的情形。在以上所討論的諸項目中，我們已經接觸到了一些：如言「精系與照三相亂」的例三「集韻鋤字音市甘與徂含」、例六「集韻蜨字音尸牒與悉協」，言「憑上字定韻母等第洪細」的例四「集

韻犨字見獨銑二韻溪母」、例六「集韻蹻字見宵蕭二韻溪母」、例十三「集韻顯天田年四字見諄先二韻」、例十四「集韻沈字音沈含持林二切」，言「憑上字定韻母開合」的「獡字音許位、虛器二反」、「踦字音蟆几、蟆軌二反」，言「喻三與匣相混」的「集韻噱字音胡陌、雩白二切」。現再將其他例述之如下：

（一） 不能切出不同的讀音者：

一、集韻栘字除見齊韻音成鸞切而外，又見哈韻音時來切，其實栘只是哈和齊韻的三等音，寄哈或寄齊並無差別。

二、集韻鸞字除見齊韻音人栘切而外，又見哈韻音汝來切；其實音亦無別，理由同上。

三、集韻莌字除見海韻音昌亥切而外，又見薺韻音掣睨切。掣睨與昌亥非有二音，其理同前。

四、集韻覃韻綟字音充含切，字又見鹽韻音處占切。覃韻一等，例不配穿三，其實充含卽處占。集韻談韻又見綟字，音充甘切，其實亦卽鹽韻之處占切。據同緜師中古音的擬測，覃韻元音爲 A，談韻爲 a，原與鹽韻爲æ者不同。然下字受上字三等穿母介音的影響，A 或 a 便趨向於æ。前云集韻簽字市甘、徂含二切相同，情形同此。凡以上字定韻母等第洪細而二韻元音不同者，其演變悉視乎此。

五、集韻談韻蚺詴餂霅啗五字音汝甘切，又銜韻顅冉二字音而銜切，日母例不見一二等，其實並卽鹽韻如占切之音。集韻鹽韻如占切下正有此七字。

六、集韻感韻舿字音如坎切，字又見琰韻而琰切。如坎切其實音同而琰切，理由同上。

七、集韻談韻砧字音與甘切，字又見咸韻音弋咸切。喻母字例只出現於三等韻，而集韻鹽韻余廉切下又有砧字，如以「與甘」、「弋咸」憑上字定等第，與「余廉」之音並同。

八、集韻敢韻灛（或作溳）字音賞敢切。敢韻屬一等，例不得有三等審母。字又見琰韻失冉切，以賞敢切憑上字定韻母等第，其音恰同失冉切。

九、集韻盍韻譮字音章盍切。盍韻屬一等，亦不得有三等照母。譮字又見葉韻

質涉切下，以「憑上字定等」來解釋，章盍正同質涉。

（二） 可以切出不同的音而其始固無此分別者：

一、集韻宵韻軺字一音時饒切，一音慈焦切。時饒與慈焦並爲音和，軺字有此二讀應該是無可懷疑的。但前文說明精系與照三混用時曾討論到切三、全王余招反下云軺字又音似焦反，其實似焦與市招反音同。又在說明從邪二母互用時討論到集韻軺字見慈焦切即據切三、全王「又似焦反」所收。所以慈焦切一音即由「時饒切」孳乳。

二、前文敍述精系與照三混用時，曾舉方言掃字郭音常含反，而曹憲音才含、廣韻音昨含、集韻音徂含，以爲禪母常字與從母相通。然廣韻、集韻字又見鹽韻視（時）占切，則前者依「常含反」下字定聲母爲從紐，後者依上字定韻母屬三等。

三、集韻尤韻瘳字一見字秋切，一見徐由切，分隸從邪二紐。然前文討論從邪互用時看出，在全王、王一、王二裏，作曹反下云又祀牛反和字秋反下云又子牢反爲互注，祀牛反實即字秋反。所以集韻瘳字字秋和徐由二讀是由一而孳乳爲二的。

四、全王、王一齊韻當稭反掃下云又勑細反，勑爲徹紐，細屬霽韻。詩經鄘風君子偕老「象之揥也」及魏風葛屨「佩其象揥」釋文並音勑帝反，帝亦霽韻字。依據等韻門法的類隔，此字毫無問題讀霽韻透母。然兩書他計反下無此字，字見祭韻丑勢反，並注云又都梯反，兩韻互注。丑與勑同母，而祭韻爲霽韻之三等，顯然是以上字定韻母等第的。但是廣韻、集韻又並見霽韻他計切，則以勑字爲類隔而收之。

五、集韻有韻楚九切椒字下云「博雅校椒、柴也」。厚韻此苟切亦有此字，注亦云「廣雅柴也」。集韻凡注明廣雅之字，其音即本之曹憲。然曹憲此字只一叉苟反（椒字見廣雅釋木），而分別與集韻楚（九）及（此）苟二切半合；知集韻即根據上字或下字分別收之，與上例同。

六、集韻厚韻仕垢切收鯫字，韻末又獨出鯫字音才垢切。厚韻屬一等，不當有床母。且看集韻以蘇后、此苟、子口及仕垢相比次，當是以仕字爲類隔；

已可見才垢切實與仕垢切無異。而集韻此字又見有韻士九切，士九與仕垢字母又同。顯然原來只是一個仕垢切，而孳乳成三個反切。

七、集韻有韻鬮字音楚九切，字又見厚韻末音初口切，而不併之此苟切下。此可想見本來只是一個初口切：從其上字添之有韻楚九切；又據其下字收於厚韻，然又舉棋不定，遂仍其上字而獨立一紐，不併之此苟切。與此情形完全相同者：集韻鑑韻涔字音仕懺切，字又見闞韻末音仕濫切，而不併之昨濫切下。另外鑑韻有四個儳字：一見叉鑑切，又別出音蒼鑒切；一見仕懺切，又別出音才鑒切(註一)。同在鑑韻，蒼鑒與才鑒應該是叉鑑和仕鑑的同音切；然而既合併，又獨立，顯示出其依違不決的態度。以與鬮涔兩字合而觀之，集韻似乎很重視上字，與門法作者只講類隔是不相同的。集韻所以多「孳乳反切」之例，或者正由此故吧。

(戊) 結　　語

以上我把所接觸到的例外反切都分別敍述過了。我絕不敢說已經看出了些什麼，或者替前人證明了些什麼；但材料總數逾百，分配在七個項目中，似乎都沒有太薄弱之感，然而繁瑣的舉例看起來不免費力，在此簡要的提出幾點，以說明本文討論到了些什麼，並不敢說是結論。

(一) 一般以爲：反切之法，以二字定一字之音，上字取其聲母，下字取其韻母及調，各司其事，絕不相涉。但這應該只是就大體言之，其間頗多出入，可以討論之處尤多；而且顯示愈早的韻書或字書等例外亦愈多。這種現象在廣韻裏已大爲減少，而且它所有的還只是承襲而來，不是自己的「創作」。所以我們當說，上述反切之法，到了廣韻時代是有此趨勢的。(集韻在時代上晚於廣韻，但其例外反切超過任何早期韻書，這因爲集韻是間雜貨舖，包括了「古今通塞、南北是非」，其例外反切都是古董，並不能代表時代精神，又當分別觀之。)

(二) 反切的起源，大家都說是受了梵文拼音的影響，這話直是不錯的。但具體

(註一) 此本周禮鼂人掌斂傴布釋文引徐邈讀音。

的說，梵文影響於反切之法的到底是什麼？因爲反切固然是用二字以定一字之音，畢竟不是拼音的。在早期韻書中，許多許多的反切上字和所切字之間不僅雙聲，韻母上亦具極密切的關係：它們或者只在於聲調之異，遠的也不過又有開合、陰陽之不同，下字的作用似乎只是改聲調或又兼改開合、陰陽而已。其性質與漢魏以來的直音譬況之法顯然具有親屬關係。對於此類反切而言，我們很可以說反切之法卽由直音譬況演變而來，本來用雙聲兼疊韻的字爲上字，而以下字改聲調或又兼改開合、陰陽。所謂受梵文影響也者，只在於對聲調、陰陽、開合的認識，促進了直音譬況的演進；又在形式上仿效梵文的拼音，用兩字表示一字之音，以代替以往有時而窮或並不準確的直音譬況，如此而已。當然最早的反切，上字與所切字未必都具疊韻的關係，但那可以說是受梵文影響較深的反切，與直音譬況之法受梵文上述之影響而演變的反切，原不是衝突的事。部分反切上字與所切字並無疊韻的關係，而其韻母等第洪細、開合仍要由上字確定，大都可以說是本來要求上字與所切字疊韻的蛻變。

（三） 所謂例外反切，只是對於反切的「一般原則」而言，其實分析起來，代表的讀音與合於「一般原則」的反切固無二致。這些反切大別之有二：

其一是上下字之間的交互影響：其中憑下字定聲母一類，一般是由於語言的歷史演變，如精照的不分和知端的類隔。後者本文補充了知爲端類隔一類的例子。精與照三的混用是一般所未注意的，它們可能是由於方土語音不同之故。至於憑上字定韻母等第洪細或開合：部分是由於無同韻同等之字爲下字於是憑上字旁寄於他等他韻；其餘或者本來是上字與所切字雙聲兼疊韻，只以下字改調或兼改開合陰陽，或者上字雖無疊韻的關係，而仍是要求雙聲兼疊韻的退化。

其一是上字所顯示的字母之間的混用：其中從與邪、床三與禪三極可能是由於方言的關係；喻三與匣、喻四與定的關係則是二者古代不分的殘迹（案後者只就各別實例而言，非言整個喻四與定母的關係）。

（四） 由於反切的製作並非遵循一固定的標準，有時可以憑上字定韻母的等第洪細或開合，有時又憑下字定聲母，再加上反切上字字母間的混用，因而產生由一個反切而孳乳爲二、孳乳爲三的情形。一般以爲在同一韻書中，一字重見的次數卽代表其字有此不同的讀音，這觀念亦並不絕對可靠。

後　記

本文材料大抵收集於四十九年秋至五十一年夏。曾以專題"早期韻書反切研究"申請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資助，擬將之整理發表，旋以來港執教而作罷，轉瞬已是兩年。兩年來的變化對我而言眞是太大，那便是二位董師的相繼謝世。我無須說這對整個學術界有多大損失；對個人的影響已經是無可估計的了。卽以本文而言，當初接觸到這些材料，卽已醞釀着許多看法，總以爲在一起時常見面隨時可以請教，便始終沒有提出來討論過。沒想到一別卽成永訣，於今已無從求正；又誰想此文之作竟是爲了紀念二師多年的教誨之恩！人生變幻如此，能不令人黯然噙淚！

在文字的研究上，彥堂師給予的教誨和鼓勵是難以罄述的。卽以最後一次而言，前年我因來港，向先生辭行，其時先生病癒未久，舌結不便於言，足痺不良於行，却仍然殷殷垂訓，並將所編"中國文字"全套一一檢出見贈。當時先生勉力的樣子，令人感動得不能自持。侍教於同龢師的機會可更多，從四十一年起，我和內子杜其容女士一直在先生的指導下從事聲韻方面的研究。爲我大學畢業論文"韻鏡校注"和內子研究所畢業論文"毛詩連緜詞譜"，便不知耗費了先生多少時間和精力。總之二位師長之恩，川永流長，畢生受用不盡，沒齒不可或忘。

還有一點要特別指出：當我還在臺大求學時，一次偶然的閒談，同龢師提到爲字音蘧支切，以爲蘧爲二字同聲同韻，只有聲調之差，疑心支字只是標調。此後先生不曾着力於此，本文亦不敢說替先生證成了什麼；但本文如果還有可取的話，便完全是拜先生之所賜的。

五十三年九月十日于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

補　記

李榮「切韻音系」一書，日前自周子範師處借到。撰寫此稿時，亟欲得之以爲參考，却未能覓到。子範師此書其時尙在臺灣。

李書說：「§44跟§45(a, b)表示被切字的等跟開合有時由反切上字決定，而不是由反切下字決定。」此與本文看法相同。不過李書只是羅列了全本王韻中一些例子，

並不曾予以理論上的推闡；而且還承認「§45 (c) 是反切之疏」，是本文所不能同意的。再者本文所舉之例，如全王線韻衍字音餘見反，薛韻薛字音私結反、列字音呂結反，李書以爲見結二字誤；麥韻碧字音陂隔反、檗字音皮碧反，李書改陂隔爲逋逆，移二字入陌韻（純案並見第一章單字音表）；都與本文仁智不同，然而本文觀點自有其他許多字正切與又切之間的歧異爲其根據。李書因根本不曾注意又切，故不能有如本文之觀點。以李書之不易見，故將其有關部分摘錄於下，以供讀者參考。凡與本文觀點不同者，讀者很容易比較，不想一一申述了。

李書第四章「反切下字」云：

> 向來都認爲反切上字定被切字的聲母，反切下字定被切字的韻母，包括等、開合跟四聲。大體上說，這句話是不錯的。我們說"大體上說"，表示這句話有例外。這些例外的大部分，只要把反切上下字合起來看，就得到很自然的解釋。反切固然有疏漏的地方，但是我們研究反切的人却不可造好框子，硬的拿反切往裏頭塡。
>
> …… §44跟§45 (a, b) 表示被切字的等跟開合有時由反切上字決定，而不是由反切下字決定。只有§45 (c) 才是反切之"疏"。……

§44　反切下字和被切字等不同總表：

a. 反切上字一等，反切下字三等，被切字一等。腫一：　湩都隴

b. 庚部莊初崇生四類字全跟"庚、梗、更、格"同韻母（二等），不跟"京、警、敬、戟"同韻母（三等）。

	庚	梗	敬	陌
莊				嘖 側陌
初	鎗 楚庚		瞋 楚敬	柵 側戟
崇	傖 助庚			齰 鋤陌
生	生 所京	省 所景	生 所更	索 所戟

從表面看這些字可以分爲兩類，一類的反切下字是"庚、更、陌"，一類的反

切下字是"京、景、敬、戟"。實際上出現機會互補，應該是一類。……

c. 反切上字三等，反切下字一等，被切字三等。

送　丑：　鳳馮貢

鍾　丑：　恭駒冬

海丑開：　茝昌海

哥丑開：　虺夷柯

哥丑合：　韛希波　嗢于戈

漾丑開：　防扶浪

d. 反切上字三等，反切下字二等，被切字三等。

馬丑開：　灺徐雅　繟車下

敬子開：　敬居孟　迎魚更

陌子合：　噣于陌　躩乙百

c. 反切上字三等，反切下字四等，被切字三等。

齊甲開：　栘成西　鸐人兮

§45　反切下字和被切字開合不同總表：

a. 反切上字開口，反切下字合口，被切字開口。

清丑開：　辟息營

b. 反切上字合口，反切下字開口，被切字合口。

支合B：　爲遫支

寘合B：　僞危賜

至合B：　位洧冀

泰一合：　會黃帶

霰四合：　縣黃練

養丑合：　往王兩

昔丑合：　役營隻

c. 反切上字獨韻，反切下字開口，被切字合口。

佳二合：　媧姑柴　(純案此條本文漏列。)

宕一合：　曠苦浪　荒呼浪　潢胡浪

勁丑合：　夐虛政

青四合：　滎胡丁

迥四合：　洞古鼎　扃戶鼎

徑四合：　熒胡定　鎣烏定

也許有人會說，如果把“姑、苦、呼、胡、古、虛、戶、烏”這些字全認爲合口，這一類就跟上一類可以併成一類了。這種意見有困難的地方。如上文§37所說，拿合口字做反切上字的小韻，大多數是合口。有九個小韻，上字合口，下字開口，其中倒有七個（爲、僞、位、會、縣、往、役）是合口，只有兩個(罌、講)是開口。開口字拿遇攝字做反切上字的很多，要是遇攝合口，開口字不能老拿遇攝字做反切上字。（純案：罌字音火佳反，講字音火芥反，正合於一般下字定開合的原則。遇攝只有魚語御爲開口，然其元音爲圓脣的“o”，古人審音能力不若今人之察，三韻蓋在開合之間，可開可合，故早期反切往往以上字屬魚韻定被切字爲合口。說見本文往、夐二字說明。開口字用遇攝字做反切上字的既然很多，便不能說「拿合口字做反切上字的小韻，大多數是合口」。而李書以爲遇攝屬開口是不合實際的。）

十月十六日補記於香江寓所

附 錄 一

槃庵師：頃接邦新兄來書，就拙著“例外反切研究”一文(乙)之三節提出若干疑點，研慮再四，覺拙文並無不是之處，謹逐一答之如次，懇請將邦新兄函及此函附刋拙文之後，日後對其他讀者或亦不無裨益也，未審以爲何如？

(一) 叠韻一詞，一般有廣狹二義。狹義指介音元音韻尾之全同者，廣義則不必其全同。無論開合洪細如何，元音相同、韻尾同類卽爲叠韻；甚至元音近、韻尾同者亦視爲叠韻，如詩經閒關委蛇倭遲章皇窈窕劬勞之爲叠韻連語（閒關一詞雙聲兼叠韻，伊威蟋蟀展轉同）。本此，拙文所用叠韻有時爲狹義，有時爲廣義，然後者止於「開合洪細相同、元音相同、韻尾同類」，或「元音相同、韻尾相同、開合不同」，二者而已。其中自無元音不同者，亦無「只有主要元音相同」者（案文中無此類例，可以案驗）。丁兄云：「以下字改易聲調，或又兼改開合陰陽」，則「只有主要元音相同」，倘於「開合」「陰陽」之間增一「或」字，則不致有此誤解矣。

(二) 「兼改開合」一點，文中實有所指，想丁兄一時失察。文中：「如縗字全王音池累反，王二音馳僞反，廣韻同王二，睡字各韻書音是僞反（切），除開合不同者外，仍是用其平上聲爲上字」，卽此所指。因一般言叠韻不計開合（如前舉閒關委蛇倭遲章皇之例，早期韻書絕不因開合分韻，晚期仍往往不分，可見切韻時代之叠韻觀念），故亦視此等上字爲兼叠韻之例；顯然此等非「只有主要元音相同」。反切之形成，初無一定不易之法，謂此等以下字改調兼改開合，私心以爲非無可能也。

(三) 此點首當申明者，此節所用反切非盡屬例外，如贏僞反累、池累反縗、徒各反鐸、良據反慮，霍霸反化等並爲例內。然以其並顯示上字喜用叠韻字之習慣，故援引之。其主旨當在說明例外反切如蘧支反爲、蹔軌反踧之類，非必謂之「以上字定開合」不可，亦可謂之「上字與所切字雙聲叠韻，以下字改調」；不在於否定此等爲例內切，而謂其「上字與所切字雙聲叠韻，以下字改調或又兼改開合陰陽」。然此等例內反切，倘於一般原則之外，又如此了解，則更爲親切深刻耳。因此等例內切與例外切有其共同現象，故以爲「上字與所切字雙聲叠韻，以下字改調」之說，爲能把握問題之核心也。

以下請將丁兄所提諸點作一說明。

關於反切時代有無舒入、陰陽相配觀念。丁兄以爲舒入相配爲上古音現象，其實上古相配如何且不論，在中古自平可遞轉至入，應爲極自然之事，韻圖之排列尤顯明可見。伽字音噱之平，雖其字於古無據（丁兄必謂當於古有據者，因誤解拙文之意，說詳下），正唯如此，更能反映其時舒入相配之觀念，未可以爲例外也。至陰陽之相配，雖不若舒入之明顯，若恭字切韻入冬韻音駒冬反，依其下字，不能得恭字正讀，必從其上字，然後與廣韻九容切之音同。恭與駒自爲陰陽相關，而駒字於恭字之外，絕不爲他字之上字。又如韓字一爲上字(見全王、王一)，所切爲何字，韓何亦正具陰陽關係，故以爲絕不容忽視，而良據反慮等遂亦以爲上字兼叠韻之例也。至於徒鐸、良盧依同蘇師中古音擬測，其元音不同，此點非不知之；然以爲擬測不必卽當實際，今方言陽鐸二韻元音多同讀「o」，正與同蘇師所擬中古魚模韻元音同。上古魚陽、模鐸之元音旣同，無以知中古之必不同也。

所謂「假定那些切語上字是古已有之的直音譬況字，後人直接採用來當上字，又綴以下字成切，也不能說在當時反切下字的用處只在改韻尾。何況我們迄未能發現那些直音譬況字是古已有之的……」拙文僅謂就此等反切觀之，反切之形成，與「直音譬況有血緣上之關係」。血緣關係不必出之直接，故雖「迄未能發現那些直音譬況字是自古有之的」，無傷也。至於謂「不能說在當時反切下字的用處只在改韻尾」：亦儘管下字作用已表調及韻，仍無妨上字保存選用叠韻字之習慣。前云：「此等例內反切，倘於一般原則之外，又如此了解，則更爲親切深刻」者，卽以此也。

丁兄又云：「對於全王鐸韻和唐韻御韻那種成組的現象，我們猜想，鐸韻是一等韻，一等韻比較少，作反切者找到一個模韻，就全部用了模韻的字……」然一等韻非必用一等韻字爲上字不可，作反切者何以必求之一等韻？又何以適逢一模韻？如依生意，或卽視爲偶然，或卽視爲當然；依違於偶然當然之間，終不能索解耳。

此信極冗長，有瀆
清神，心頗不安。耑此奉懇，敬請
鐸安！

生
宇純敬上　六月二日

附 錄 二

宇純學長：

文石兄命弟校對您的文章「例外反切的研究」，因爲對於例外反切從前聽 同龢先師說過幾種不同的拼切方式，所以在先睹爲快的心情下，就立刻拜讀一過。接着再發、以仁和東貴三兄也都看了一遍。我們對其中幾個不太了解的問題幾經辯論，還是未獲結論。因此決定由弟執筆寫這封信給您，陳述下列幾點我們的意見。如果有誤解您的文章的地方，請您原諒；如果有可以供您參考的些微價值，自然是我們高興的事。而弟來所正是您去港一年之後，無緣同聚一堂，藉此機會能跟您通信請教，對於弟個人而言，更是值得高興的。

一、關於叠韻的意義：

1. 第三十三頁中討論對反切的解釋，原文說：「……所謂叠韻應該只指韻母的相同，不管聲調的同異：叠韻可以是同調的，也可以是不同調的」。那麼，所謂「叠韻」在這裏是指「介音、主要元音、韻尾」等三項的全同。

2. 第三十七頁中討論切三伽字時，原文說：「……一切舒聲入聲相配之韻，凡入聲爲舒聲之上字或舒聲爲入聲之上字，亦爲雙聲兼叠韻之例。在理論上，舒聲入聲之異只在韻尾，既以下字改其聲調，卽是轉變了上字的韻尾。」那麼「叠韻」在這裏的意義是指「介音、主要元音」兩項的全同。

3. 第三十九頁討論反切下字改調之結論說：「……無寧以『蔑支切爲』及所有『羸僞切累』……等反切同視爲『上字與所切字雙聲兼叠韻，而以下字改易聲調或又兼改開合陰陽』爲能抓住問題的核心。」就下字改易聲調、開合、陰陽來說，所謂「叠韻」只有「主要元音」的相同而已。

從這三條，令我們覺得關於「叠韻」一詞的意義，前後並不一致而且到只有「主要元音」全同的程度，似乎說得太泛了一點。

二、「下字改易聲調，又兼改開合陰陽」一語(或其同義語)見於第三十九頁兩次，五十七頁一次。改易聲調及陰陽均有例證；而「兼收開合」一點，實令人難解。下字除改易上字之聲調韻尾之外，主要元音不動，又抽出介音以改其開合，是否可

能？文內並未見到例證。不知此條我們有否誤解的地方。

三、關於「上字與所切字雙聲疊韻而以下字改調」一節所論述者，可以分成兩類來說：一類是舒聲字以舒聲字爲反切上字者；另一類是入聲字以舒聲字、舒聲字以入聲字及陰聲字以陽聲字爲反切上字者。

前一類所舉的例子如「位、洧冀反；僞、危賜反；踶、豎几反」等，說被切字與切語上字爲雙聲兼疊韻，依中古音而言是疊韻的，在上古音並不同部，所以只把這一現象視爲作反切者受了前人直音的影響是可以的，如果推及到第二類，就可能發生問題了。因爲第二類您所以如此解釋的另外一個依據是在切三歌韻「伽」字下有「噱之平聲」的注音。「伽」字是翻譯佛經時特有的字，讀音於古無據；而在當時舒入聲已不相配，所以切三的這一個切語實在是一個非常例外的例子。即使我們承認它，也是孤證，似不足以推及那些用普通解釋可以說得通的例內的反切，（如徒各切鐸、良據切慮等）。同時，就上字與被切字的聲母、介音、主要元音相同，而以下字改易上字的聲調及韻尾的一點來說，改易聲調是很可能的，因爲時人對於自己語言的聲調，已有清楚的認識，至於改韻尾就比較難說了，這是很新的音位觀念，在當時對於語音的分析能否到此程度，實在令人不能無疑。

舒入相配和陰陽對轉依現在研究的結果，那是上古音的現象。即使作反切者已有清晰的語音分析觀念，像「徒各切鐸、良據切慮」等切語，在當時也不便認爲「徒鐸、良慮」是雙聲兼疊韻字，而以下字改韻尾及聲調，以同蘇先師的中古擬音來看，在這種切語裏根本無法切出「鐸」及「慮」字等的讀音來。

從這裏再推到結論裏的話，要說「鐸、慮」等字的切語是由直音譬況演變而來，所受之於梵文的只是對於聲調、陰陽、開合的認識和形式上的兩字拼一字之音，證據似嫌不足。

即使我們看重那些您所謂「不是偶合」的例子，假定那些切語上字是古已有之的直音譬況字，後人直接採用來當上字後，又綴以下字成切，也不能說在當時反切下字的用處只在改韻尾。何況我們迄未能發現那些直音譬況字是古已有之的。再說，這個假說如是事實，則反切下字中也應有古代直音譬況字的存在，反切下字中，如這種「不是偶合」的反切，是否也可以這麼解釋呢？當然，這些「不是偶合」的，都可以

被認爲是正常的反切。

對於全王鐸韻和唐韻御韻那種成組的現象，我們猜想，鐸韻是一等韻，一等韻比較少，作反切者找到一個模韻，就全部用了模韻的字。至於御韻呢？除去文中所列的字以外，韻中尚有御、據、覷、著、疏、飫、箸、遽、絮、洳……等相當多的字，它們和切上字都不在古音「魚陽對轉」的範圍內。所以，這兩組現象即使不如我們所猜想，也可能有別的，也許是偶然的原因，似乎不能遽認爲中古還有「陰入相配、陰陽對轉」的現象。

從同龢先師去世之後，再發兄和弟常有好些問題都無人指引。您的這篇文章，如您在世無論贊成與否，一定會有明確清晰的批評，一想起您來，總令人懷念。草草至此。敬請

儷安

弟 丁邦新 拜上

一九六五、五、廿七